

观察

# 当下女性的新活法

本报记者 郑文丰

第108个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，依旧在布满德泽的阳春三月姗姗而来，这意味着人类女权主义运动也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。最新的一些期刊，在回望历史的同时也展现着当下女性的新活法。

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大背景，是我们所处的父系社会阶段。但据古史载，我们是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。这一转变是如何完成的，延续时间有多长，是否有过“男权主义运动”等等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。后世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思路：一种思路是从“武”的层面出发，说法是随着人类的生存方式由女性主导的采集业过渡到游牧、农耕业，体力占优的男性在社会劳动中的地位明显上升，从而形成父系社会。也就是说，力量就是权力；另一种思路则是从“文”的层面说法，比如胡兰成就认为：在母系文明时代，由女人完成了中国文明的基本造型，如陶器、车轮、天文、音

律、数字……而父系文明之所以能取而代之，在文化上表现为将女性属性的中国文化造型给理论化、体系化了，最终成果便是《易经》。

但是，“男女有别”注定女性不可能被男性的“文武之道”给彻底征服。到如今，越来越多的认同并尊重的是男女之间的天然差异，而非其中的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。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英国小说家、诗人 William Golding 有段广为流传的经典论述：“我觉得女人自称和男人平等真是太傻了。因为一直以来，女人都比男人优秀。无论你给一个女人什么，你都会得到更多回报。你给她一个精子，她给你一个孩子；你给她一个房子，她给你一个家；你给她一堆食材，她给你一顿美餐；你给她一个微笑，她会给你整颗心。她会使你给她的东西放大和增值。所以，如果你给她任何废物，那么请准备好收获成吨的垃圾”。最后的这句话，表明作者不过是借“女人都比男人优秀”的幌子揭示男女的差异，这无疑英国人特有的一种幽默感。

男女有别，彼此的生活方式自然会有不同。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发端于清末民国，当时鲁迅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娜拉出走后会怎样？他的回答是，不是堕落，就是回来。但最新一

期的《看历史》杂志推出的“风中玫瑰”封面文章回顾了清末民国的一批奇女子，给出了不同的答案，她们有：“我到人间只回来”的文学家吕碧城，经营锦江饭店成就“一个世纪传奇”的董竹君，“上海滩的女老板”张幼仪，“另类大小姐”嫁给大语言学家赵元任的教育家杨步伟，“跨越112个春天的美丽”的世纪名媛严幼韵。《看历史》写道，这些奇女子，她们第一次公开进入社会和社交圈，并开始在某领域极尽精彩，不惧时代风雨，长成了铿锵玫瑰。

而当下新时代女性的状态是怎样的，彰显出新活法呢？

最新一期的《出版人杂志》，从“阅读”的角度进行了观察。观察的对象，是京东图书文娱业务部近日发布的《2017年女性购书报告》。报告结合2017年京东自营图书销售数据，对2017年全年女性用户的买书习惯和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。报告显示，女性购买的图书品类依旧集中于童书、文教书、文学书，且这三大品类占比相较于往年出现越来越高的趋势，这一趋势尤其在中小城市体现明显。而一线城市的女性读者阅读更广泛，对经管、社科、原版等类别图书有

较多涉猎。《出版人杂志》得出结论：越是一线的城市女性，阅读越广泛，越注重通过阅读实现自我提升；而中小城市的女性，更多将精力放在孩子和休闲上。

《功夫财经》则从“财富”的角度呈现了女性自我实现的能力，其依据是胡润研究院刚刚发布的《2018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》。女富豪榜单显示，全球有来自15个国家的102位白手起家十亿美金女富豪上榜，总财富达1.6万亿人民币，比去年上涨14%。前十位中有六位来自中国，其中：48岁的蓝思科技周群飞以615亿财富成为全球白手起家女首富。54岁的龙湖地产掌门人吴亚军位列第二；77岁去年全球最成功的女企业家陈丽华排名第三；“造纸女王”张茵排名第四；流行饰品新光控股周晓光排名第六；微型声学器材王瑞声科技的吴春媛位列第八。这些女企业家分布在不同的领域，并在相关领域白手起家，取得惊人的发展。《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》显示，中国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已经达到35%，仅有5.4%的受访者认为“嫁得好”是成功女性的标准之一。可见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实现了经济独立和财务自由，新时代的女性价值观也将由此而得以重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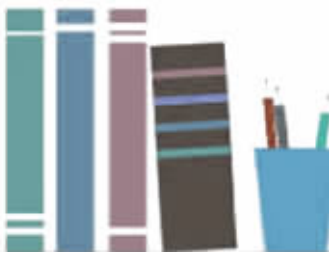
与此同时，男企业家也表示，在商业上读不懂女人几乎无立足之地。最新一期《创业家》杂志刊发了桔子酒店CEO吴海题为《读不懂女人者失天下》的文章，文章剖了他人生的五次失败和从中得到的

血的教训，每一个字都很真实、很接地气。作者说，“我总是不明白女人到底要什么，于是，我经历了一次一次的失败”。比如：男人有品位都是装的，女人更懂得品位；女人懂得欣赏生活中美好的东西，男人只懂得欣赏符合自己面子的东西；市场营销中传播主要靠女人，女人敢于爱恨，敢表达自己，喜欢她就会分享……这些经验对当下的创业者仍不乏启发意义。

也有杂志，以个案的方式呈现了新时代女性的精神状态。《人物》杂志将目光对准了一对女人，颜宁与李一诺，她们是清华大学读书时期无所不谈的闺蜜，随后在各自领域深耕获得真正的成功。其中，颜宁是全球顶尖的结构生物学家，未满三十岁就成为“清华最年轻教授”，十年后受聘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首位雪莉·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——雪莉·蒂尔曼是世界著名分子生物学家，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多年来的首位女校长，这样的头衔在美国教授序列里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。科研成果如此丰硕的一位女性，在《人物》笔下却是极为天真，极有个性。“极有个性”从未失去天真的颜宁代表了一类科学家的气质，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中国的科学家可能过去没有的多样性，因为有你，那么这一群人就变得丰富了，而不是说从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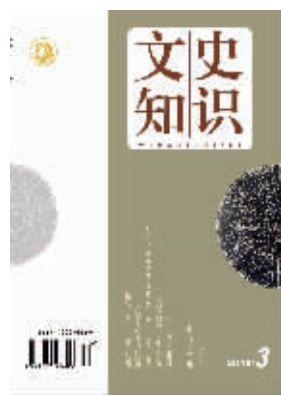
何一个角度看都是清一色的”。相较守卫科研净土须臾不离的颜宁，李一诺则像个顶级的斜杠青年：前麦肯锡全球合伙人，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，创新学校一土学校的联合创始人……同时，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从商业到慈善，再跨界到教育，还能照顾家庭，李一诺在每个行当都做得风生水起，对此她归结为自己的“贪心”“野心”。有趣的是，她虽野心勃勃，但又不咄咄逼人。归根到底，她善于理解人，亲近人，更善于让人感到舒适。她打翻了传统观念里“强大女性必然不近人情”的刻板印象。性别和年龄，这可能是社会解读个体时最充满偏见但却最为根深蒂固的标签，但颜宁与李一诺却恰恰存在于标签之外。

女性越来越亮眼的同时，也存在一些短板。《南方周末》发布《2018中国女性自信报告》，得出的结论是：在我国，四成中国女性不够相信自己，女性的自信指数明显低于男性。这一结论或许映射了女性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偏见和压力。她们从小被告知“女生不需要太拼，稳定就好”；当她们步入职场时，又会发现大部分职位都“不想用女性”；当她们越挫越勇，披荆斩棘进取事业时，家人更关心“你什么时候结婚”；当她们为了孩子回归家庭时，家人又不支持了……不过报告也指出，随着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，我国女性计划通过读书、健身、化妆、微整形等方式，积极提升自信。这真是让人可喜的现象。



## 文史期刊

### 李白是更高级的“诗史” 《文史知识》2018年3月号，月刊



提到“诗史”这项桂冠，人们第一时间会将之戴到杜甫头上。称杜甫为“诗史”，是唐代的孟棻，他在《本事诗·高逸》说：“杜（即杜甫——编者注）逢禄山之难，流离陇蜀，毕陈于诗，推见至隐，殆无遗事，故当时号为‘诗史’。”后世凡论杜甫诗史，几乎没有不提孟棻此语的。最新一期的《文史知识》杂志刊发上海大学文学院董乃斌先生的文章，公开提出了李白与诗史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
我们知道，李白有“诗仙”之称，堪与杜甫的“诗圣”媲美。杜甫之称“诗圣”，可能与其的诗史成就有关，甚至“诗史”正是他荣登诗圣宝座的主要理由，那么同样堪称“诗圣”的诗仙李白，他与“诗史”有没关系呢？后人虽然也会说到李白的诗有反映现实的一面，有强烈的爱国情怀，但似乎很少从是否堪称“诗史”这个角度去阐述。“诗史”二字，即使不能说已为杜甫所独享，至少好像与李白关系不算大，不像与杜甫的关系那么密切。董先生重新反思了“诗史”的定义，认为诗史可以有多种写法，杜甫的诗只是其中一种写法。他引用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诗学观，

说王夫之认为李白的《登高而望远海》里“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”，这首诗比杜甫的诗更像诗史，不是一般的诗史，是更高级的史，是一部玄宗本纪！

受王夫之启发，我们对所谓诗史，有了更为开阔的眼界。董先生认为，杜甫的诗，写的是下层生活，颠沛流离，衣食无措，家破人亡，现实性很强，甚至有不少新闻报道性镜头，写到许多琐事和细节，所以生活气息浓郁，等到新闻报道的内容变成历史，杜甫的诗也就自然成了诗史；而李白那些并未记述多少生活细节，却写出了历史氛围和动向的作品，如《登高而望远海》也不妨是诗史的一种。而且，李白的诗比杜甫的诗表现得更深邃，实际上仍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，同样具有史性而堪称诗史。

## 跟着李白去旅行

### 《国家人文历史》2018年3月，半月刊



李白自小酷爱旅游，出蜀之前就游遍了巴山蜀水。25岁只身出蜀，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，除了中年在长安供奉翰林两年半，其余的时间，几乎一直过着飘游四方的漫游生活，前后历时27年。著名学者游国恩等人的《中国文学史》提及李白的第一次远游：“浮洞庭，历襄汉，上庐山，东至金陵、扬州，复折回湖北，以安陆为中心，又先后北游洛阳、龙门、嵩山、太原，东游齐鲁，登泰山，南游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，游踪所及，几半中国”。有人统计过李白的诗文集，终其一生，他游历过18个地方（省、自治区、市），总共到过206州县，登过80多座山，游览过60多条江河川溪和20多个湖潭。最新一期的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杂志，依据李白的诗文，梳理出了李白的旅游路线图，读者可以顺着李白的“诗路”一期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成了他蜀中漫游的起点。在成都，冒着“仙气”的李白目的却是干谒公卿，尝试着走当时流行的上升之路。他梦想着成为司马相如一样的人，直接被皇帝征诏。而他此次来成都干谒失败，留下了一句词，倒成为他以后人生的写照：“茫茫南与北，道直事难谐”。以后从蜀中离开奔向广阔天地，在纵情山水时，依然是不忘干谒。后来，李白成功地得到了唐玄宗的征诏，甚至比司马相如还要风光，但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唐玄宗，都不可能真正看中他们的治国之才，他们终究都只是点缀朝堂的词臣而已。这种南辕北辙的悲剧，困扰着20岁的李白，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，困扰着他。

## 文学期刊

### 从哲学角度看史铁生

#### 《天涯》2018年第二期，双月刊



最新一期的《天涯》杂志，在子栏目“作家立场”头条位置，重磅推出著名学者邓晓芒在史铁生67岁冥寿纪念时的演讲稿。文章深入地探讨了史铁生的作品、思想和哲学遗产，认为史铁生的作品和思想必将在未来呈现出更高的深度和超前性。

邓先生和史铁生非常投机。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邓晓芒出版的《灵魂之旅》中，把九十年代比较有名的主要代表作家都评述了一番，涉及到史铁生的最长，写了有三万多字，至今在网上流传的就是其中的那一部分，叫作《史铁生——可能世界的笔记》，主要谈了他的一部代表作《务虚笔记》，“之所以这样关注、这样感动，与我跟史铁生有共同的经验，以及共同的思想有关”。

和许多学者从“文学”的角度谈史铁生不同的是，邓晓芒先生发挥他的哲学专长，从哲学的层面谈史铁生。

首先是史铁生的“命运观”。史铁生二十一岁那年，用他的话说“活到最狂妄的年纪上，忽地就残废了双腿”。他当时就知道，无论他还能活多久，他这一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。怎么办？他狂躁过、绝望过、伤心过、自暴自弃过，但是当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以后，他开始

思考。后来他成了作家，命运成为了他作品的材料。邓晓芒认为，包括作家在内的一切艺术家，必须有命运，必须有材料，作品不是凭空就能够产生出来的。“面对命运，我怎么对待它，在战胜和支配命运时才会产生出作品，产生出写作。而命运在你的写作中就成为了你作品的材料，命运在这种意义上倒成了你的创作所不可缺少的了”。而这就是史铁生所发现的一种崭新的命运观：命运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之运动。这种命运观在中国前所未有的。

再就是史铁生的“生死观”。面对生死、纠缠死的问题，说明他的个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，需要找到自己理论上的立足点，他已经有个体灵魂的意识，他知道死谁也不能代替他，谁也不能安慰他，哪怕他的母亲对他那么好，不离不弃，天天关心他，但是死还得自己面对。

## 赤脚医生和诗歌

#### 《花城》2018年第二期，双月刊



邓晓芒先生有个作家妹妹邓小华，笔名残雪，是中国文学界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，她的叙事自成一格，带着湘楚地域神秘的巫性色彩。她曾经当过铣工、装配工、赤脚医生和裁缝。最新一期的《花城》杂志发表了残雪的最新长篇《一种快要消失的职业》，就是以赤脚医生而展开的。

小说描写了一群生活在乡村的赤脚医生，他们有的从事这份职业多年，一直帮助四邻乡亲，为人治病；有的则是受到某种神秘之力所召唤而开始接触这个职业的年轻人；有的则是德高望重的、形影无踪的老医生，给众人带来内心的安定与平和。他们对疾病和生死有着超越肉体的豁达态度，他们在山里自然生长的各种草药形成内在的律动，化成一张无形的生命之网。

在残雪笔下，赤脚医生这个即将消失的职业，带着神性的光芒，唤

醒的则是被现代生活忽视和隐藏的人类自然天性。小说异于常规而高于世俗的书写，建构了残雪的灵性文学世界。

此外，本期《花城》的“本期关注”栏目以“诗，造物的纯真”为关键词。编者选取了一部电影长诗剧本和一组短诗，邀请了五位女性诗人，来寻找诗的起点。诗是相遇，是激荡，是聚集与爆发，又是稍稍即逝的偶然事件，它永在又不断复存，等待着某刻灵性的降临。而这些，都源自我们那颗造物的纯真之心。人间三月，唯有诗歌不负春光。

## 生活杂志

### 有一段“长征”叫“丝绸之路” 《中华遗产》2018年3月号，月刊



予你一道“符传”，在黎明时分踏着朝露走上驿道。你将从“天上楼阁”“定鼎门”开始你的旅程，然后经过“潼关”和“玉门关”中官吏的查验，渐渐地向日落的方向远去。你路过绿洲中的“楼兰”、“精绝”与“于阗”，这些处于各大文明十字路口的古国此时人烟阜盛，却会在未来的时被黄沙掩埋。向四周眺望，如蚂蚁般移动的商队在夕阳下依稀可辨。想来那双双带着疲惫与希望的眼眸，正同你一般，于是绢帛锦绮、金戈铁马在这条漫漫路上运转，牵着骆驼的商队在沙漠中行进，僧侣怀着他们虔诚的信仰西去东来。于是，有一段长征被冠以了辉煌的名字——丝绸之路。最新一期的《中华遗产》杂志推出“丝绸之路”专辑，带着读者像古人一样重走“丝绸之路”。

首先要出关。早在周代，君主们就意识到设立关口对保护边境、管理贸易的重要作用，因此古代的边境制度不可谓不严苛。如果没有历朝历代的“护照”和“签证”——汉唐的“符传、过所”，宋代的“公据”，元代的“驿券、牌符”，或者明清的“关

照、腰牌”，那么这些险隘的关口可别想过去。

出玉门关、穿越沙漠后的首站国家叫楼兰。或许因为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豪迈诗句，或许因为昙花一现辉煌而短暂的历史，或许因为坐落于极旱之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罗布泊，楼兰古国虽然神秘，却鲜活在许多人的认知之中。

丝绸上，有绚丽夺目的“艾德莱斯绸”。它是和田百姓至今引以为傲的“丝绸之路活化石”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宛若千年前兴盛于此的“绸都”于阗纺织技术的延续。路上还有塔吉克牧民驾马飞驰。当他们举行赛马会时，马蹄声震，尘土飞扬，空气中充满勇武彪悍的气息……

## 欲望的善意

#### 《生活月刊》2018年3月号，月刊



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，嬉皮士，极客，大约七万多人，聚集到内华达沙漠腹地，一座黑石城。这座城市仅仅存在八天，在这个叫做火人节的集体仪式里，人们在荒芜的环境中尽情发挥想象，追寻最纯粹的生存状态。双手建起仿若从虚空中生长出来的狂欢奇幻之城，然后用一把大火，让这座城市彻底消失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在火人节上，作为几万人中的一个，看着浸透回忆的庙宇在大火中熊熊燃烧，之后回归沉寂。它见证人们最意蕴深远的对生死的顶礼。

它像一种氛围和体验，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主题，就像一个人突然脱离了熟悉的环境，到另外一个世界，过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。它也更像一群理想主义者的社会实验，或者是一场自由主义者的狂欢。一年一次的火人节如同同一道划过夜空的流星，一个乌托邦的仪式，提供、促进并传递了一种身份认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欲望被创造、强调；另一些欲望被抵消、掩埋；最

新一期的《生活月刊》以此作为开篇，引出了对“欲望”这个词的讨论。

文章写道，我们不以贬义来定义“欲望”。欲望不会被分成快乐的和痛苦的，或者真实的和虚假的，它只是以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客体显现。甚至对我而言，欲望和想象非常接近，它常常是一种创造。事实上我们想走得更远——让讨论触及到欲望的边界，甚至欲望的反面。当外在世界以各种方式向人们释放难以摆脱和超越的压力与束缚，当个人与强大的现实无法协调，欲望在我们的画面中和梦想里，有时便具有了一种善的意向。